列傳
良吏　方技
忠義　宦者
孝友　酷吏
烈女
共六十七

高麗史

六十

列傳卷第三十四　高麗史一百二十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良吏

高麗太祖初定三韓事尚草創未遑置州縣官成宗始分十道定郡縣置守令自是厥後遣廉問黜陟之使屢下勸農蠲租之詔宜若良吏輩出而今見於史者惟庾碩以下數人豈史逸而不傳耶此數人者或以清愼律己

或以仁厚撫民俱有遺愛可謂不愧於古之
良吏矣作良吏傳

庾碩

庾碩平章事弼曾孫高宗初擢魁科籍內侍
累遷閤門通事舍人歷忠淸全羅二道按察
東南道都指揮副使皆有聲績後爲安東都
護副使時巡問使宋國瞻移牒於碩令修山
城又牒與判官申著同議著素貪汚碩恥與
共事所牒事皆委著日與儒士觴詠而已著

嗛之訴于崔怡曰修城大事也副使不留意狄兵若来必敗怡流碩于巖墮島將行老幼遮道號哭曰天乎我公何罪公去我何生爲攀挽使不得行押送別抄呵叱路得開妻携子女以行私馬只三匹或有徒行者邑人泣請留一日不得出騶從護送妻辭曰家公流配妻子皆罪人也何煩人馬邑人固請竟不許邑人嘆曰非夫人豈得配我公復起爲東北面兵馬使先是有一兵馬使始以江瑤柱

餽怡遂為常例江瑤柱海物出龍津縣捕之
甚艱邑民五十餘户因之失業逃散幾盡碩
一禁絶之流亡盡還時守令爭事侵漁以媚
權貴碩移牒禁之有忌碩者取牒示怡怡曰
碩不餽我足矣何若禁道内東北人感碩清
德呼為父母秩滿當還請借三年召拜禮賓
卿為蒙古使館伴譯者以失禮告怡乃配蓮
花島崔流龔權欲奴人望召知刑部事有上
将軍金寶鼎欲奪人奴婢訟之碩立辨其僞

寶鼎惡之又大將軍李輔與一進士爭奴婢
誣告進士辱罵我碩訊知其妄不問輔恚曰
尚書右同風一小儒不顧重房三品官守碩
曰若謂我護一儒士者大將軍可盡護一國
軍卒乎輔深銜之二人交訴于流貶安北都
護副使碩季女稍解書獻詩于流乞留父流
慰諭之因與穀帛碩至安北數月而卒性剛
直清白不阿權貴屢以微過見斥執節不小
屈後朴惟氏守安東自謂為政不下於碩嘗

獨坐郡齋見一小吏質慎者語曰咫尺之地障以藩蘺耳目莫得見聞況處一堂欲察四境之內不亦難哉今得無姦吏弄法窮民飲恨者守小吏曰自官之來民不見吏吏之弄法有不及知民之飲恨未之聞也惟氏又語曰民以我何如虞使君小吏曰民稱虞使君有聞然後語亦及之惟氏懃脹頎曾祖母睿宗後宮出也睿宗嘗幸西都平州吏女在道左觀之姿甚艷睿宗召入生女遂嫁𨚗以國

廢之後不得踐臺諫政曹

王諧

王諧父惟禮賓卿諧少登第累遷監察御史守法不撓高宗朝由少府少監出按慶尚激揚清濁一道畏服崔怡子僧萬宗萬全蓄米五十餘萬石取息於民分遣門徒催徵甚酷民盡輸所有租稅屢闕諧令曰民未納稅先督私債者罪之於是二僧之徒不敢肆租稅得以時輸後為晉州副使吏畏民懷及遷東

都留守晉民涕泣願留遂懇乞于朝曰借我王君一年乃復舊任諧洸毅剛正清白有大節凡所計畫無不便民三十三年卒聞者驚歎曰國之重寶去矣

金之錫

金之錫未詳其世係高宗末爲濟州副使州俗男年十五以上歲貢豆一斛衙吏數百人各歲貢馬一匹副使判官分受之以故守宰雖貧者皆致富有井奇李著二人嘗守是州

俱坐贓免之錫到州日即諭貢馬選廉吏十人以充衙吏政清如水吏民懷服先是有慶世封者守濟州亦以清白稱州人曰前有世封後有之錫

崔碩

崔碩忠烈朝人登第累遷昇平府使秩滿入為秘書郎昇平故事每太守替還必贈馬八匹倅七匹法曹六匹惟所擇及碩替還邑人進馬請擇良碩笑曰馬能到京足矣何擇為

至家歸其馬邑人不受頎曰吾守汝邑有馬生駒帶来是我之貪也汝今不受豈知我之貪而為貌辭耶并其駒授之自是其弊遂絶邑人頌德立石號八馬碑

鄭云敬

鄭云敬奉化縣人忠肅朝登第補尚州司錄有誣告龍宮監務贓者按廉遣云敬鞫之云敬至龍宮見監務不問而還曰吏之貪污雖曰惡德非才足以弄法威足以畏人者不能

令監務老且不勝任誰肯以予按廉果知其誣嘆曰近官吏尚苛酷司録誠長者也州有宦者得幸天子奉使来欲加以非禮云敬即棄官去宦者慚懼夜追至龍宫謝之乃還入爲典校校勘累遷弘福都監判官忠恵時出知密城時密人有貸宰相趙永暉布者永暉託御香使安祐移牒徴之云敬寢不行祐馳入金海府以不及郊迎笞府使密之候吏奔告邑人皆危之祐至問前有移牒何如云敬

曰客人貸布者趙自徵之非公所宜問祐怒令左右辱之云敬正色曰令已郊迎天子之命將何以罪我公不布德音惠遠民敢為是耶祐屈而止遷福州判官刑吏權援嘗與云敬同遊鄉學至是持酒肴求謁云敬召與飲謂曰今與若飲不忘舊也明日犯法恐判官不汝貸也州有僧於龍川驛路為賊所擠墜死驛吏問其故曰予持布若干匹行見餉糞田者又見耘田者餓有人自後厲聲曰我耘

田者呼與語汝何不應未及對即擊之奪布
去未幾僧死吏執耘田者告于州鞫之獄已
成云敬自外還曰殺僧者恐非此人牧使曰
已服矣曰愚民不忍鞫訊之苦恐怖失辭耳
牧使令云敬更鞫之即召糞田主問曰汝餉
糞田人時有言及僧者毋隱田主曰有一人
言僧所持布可充酒價於是拘其人置外先
鞫其妻曰吾聞某月某日而夫遺汝布若干
何處得之妻曰夫以布歸曰代貸布者還之即

詰夫誰貸汝布者夫辭屈自服牧使驚問之
云敬曰凡盜賊秘其迹惟畏人知其曰我耘
田者詐也邑人皆服忠穆時以書雲副正兗
書狀官賀正如元時奇后專寵中貴多東人
来饋頗倨傲云敬正色曰今日之饋爲舊主
也中貴愕然曰秀才敵我矣歷按楊廣交州
道轉典法揔郎恭愍即位以云敬與佐郎徐
浩守法不爲權貴所撓召入内殿賜酒尚書
玄慶言曰兩宮寢殿地禁甚嚴令外人出入

無制宮殿司門宦寺之職令使忽赤守之視
事之時陛衛宜謹今左右如市奏事未了已
洩於外掌刑之官不可昵近今鄭云敬徐浩
賜酒饌殿皆戾古制王然之尋出牧金州有
僧娶妻家居者一日出外為人所殺其妻訴
于官無證久不決云敬視事其妻又來訴即
問其妻有所私者妻曰無但隣有一男常戲
曰老僧死則事諧矣於是執其男置外先鞫
其母曰某月日而子在家耶出外耶母曰是

日男自外来言與友人飲酒醉困即問其男
所與飲者誰即自服時有元使盧某暴橫所
至凌辱守令疾馳入州欲罪以不及郊迎云
敬引禮不屈即日棄去父老呼哭盡亦愧服
留之不得召拜兵部侍郎存撫江陵朔方入
知刑部有訟事自都堂下云敬謂宰相曰式
序百官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宰相事也至
於法守各有司存事事皆由廟堂是侵官
也未幾拜刑部尚書後以檢校密直提學謝

病歸榮州卒子道傳道尊道復道傳自有傳

忠義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者也夫人孰不惡死哉而忠臣義士一遇變故雖鼎鑊在前刀鉅在後而不辟者以所欲有甚於生故也高麗自仁宗以降王室多難而伏節死義之士亦不乏人今敘次其事作忠義傳

洪灌

洪灌字無黨唐城郡人登第歷御史中丞文德寶文二學士睿宗嘗覽編年通載命灌撰集三韓以来事跡以進又與李軌許之奇朴昇中金富佾尹諧等論辨陰陽書仁宗朝拜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李資謙之亂灌直宿都省聞變歎曰主辱臣死吾可自安詣西華門叩扉請入自内縋上之遂入侍王側及宮闕連燒資謙逼王出御延德宮灌老病不能步在後至西華門外為拓俊京所害亂定賜子

增爵一級濯力學善書效新羅金生筆法後
以死節贍推誠報國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
同三司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禮部事上柱國謚忠平

高甫俊

高甫俊仁宗時人李資謙拓俊京謀不軌同
知樞密院事智祿延與上將軍吳卓崔甫俊兄
大將軍碩等謀誅不克資謙殺卓碩甫俊與
卓子子升奔匿北山資謙使其黨朴永追捕

之甫俊等登高巖罵永曰資謙俊京竊寵擅權流毒生民甚於豺狼將覆社稷汝輩皆姦諂以事之曾奴隷之不若吾儕舉義以謝吾民而不克者命也義士豈死於汝庸奴手乎乃呼天即俱投巖下而死

鄭顗

鄭顗清州人初名俊儒高宗四年顗以臺吏分司西京契丹兵入寇詔西京兵馬使上將軍崔俞恭判官禮部郞中金成等率西京兵

令援五軍斡之時俞恭好侵漁士卒離叛有
卒崔光秀不肯行竪[illegible]召集軍士還向西京
俞恭蒼黃失措戍醉卧不省光秀遂據城作
亂自稱句高麗興復兵馬使金吾衛攝上將
軍置署僚佐召募精銳傳檄北界諸城將舉
大事禱諸神祠顗素與光秀同里閈相善乃
憤其所爲率校尉金億白濡畢玄甫申竹等
十餘人袖斧就光秀所與語因斫殺之誅其
黨八人餘置不問城中遂安王大喜超授顗

攝中郎將仍屬內侍賜衣冠鞍馬加億濡別將其餘賞爵有差顗累官將軍侍郎拜大將軍二十年玄甫以西京叛大臣議招安以玄甫嘗為顗用即舉顗馳傳宣諭既至大同江從者請無遽入顗奮然曰受命以出敢少稽乎死固分也既見玄甫玄甫喜得顗欲以為主且誘且脅顗竟不屈遇害子僎仕至監察御史僎子瑎自有傳

文大

文大高宗十八年以郎將在瑞昌縣爲蒙古兵所虜蒙古兵至鐵州城下令文大呼諭州人曰真蒙古兵来矣可速出降文大乃呼曰假蒙古兵也且勿降蒙古人欲斬之使更呼復如前遂斬之蒙古攻城甚急城中糧盡不克守將稻判官李希績聚城中婦女小兒納倉中火之率丁壯自刎而死

曹孝立

曹孝立高宗四十年以文學在春州蒙古兵

圍城數重樹柵二重坑塹丈餘累日攻之城中井泉皆渴刺牛馬血飲之士卒困甚孝立知城不守與妻赴火死按察使朴天器計窮力盡先焼城中錢谷率敢死卒壞柵突圍遇塹不得出無一人脫者遂屠其城

鄭文鑑

鄭文鑑登第補直學元宗十一年三別抄叛僞署文鑑爲承宣使秉政文鑑曰與其富貴於賊無寧潔身於泉下即投水死其遑妻

氏見文鑑死亦投于水遇氏西海按察使僙之女也

孝友

孝友人之恒性也自世敎衰民失其性者多矣然則有竭力於是者可不表而奬之乎高麗五百年間以孝友書於史冊見於旌表者十餘人作孝友傳

文忠

文忠未詳世系事母至孝居五冠山靈通寺

之洞去京都三十里爲養禄仕朝出夕返告面定省不少衰嘆其母老作木鷄歌名曰五冠山曲傳于樂譜

釋珠

釋珠文宗時人早孤無托剃髮爲僧刻木爲父母形加繪飾晨昏定省奉養之禮悉如平日有司奏之王曰丁蘭之孝無以加焉命厚賞之

崔婁伯

崔婁伯水原吏尚翥之子尚翥獵爲虎所害
婁伯時年十五欲捕虎母止之婁伯曰父讎
可不報乎即荷斧跡虎虎既食飽臥婁伯直
前叱曰汝食吾父吾當食汝虎乃掉尾俛伏
遽斫而刳其腹盛虎肉於瓮埋川中取父骸
肉安於器遂葬弘法山西廬墓一日假寐尚
翥來詠詩云披榛到孝子廬情多感淚無窮
負土日加塚上知音明月清風生則養死則
守誰謂孝無始終詠訖遂不見服闋取虎肉

盡食之登第毅宗朝累遷起居舍人國子司業翰林學士

尉貂

尉貂本契丹人明宗朝爲散員同正父永成患惡疾醫云用子肉可治貂即割股肉雜置餛飩中饋之病稍間王聞之詔曰貂之孝冠絶古今傳云孝者百行之源又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貂之孝在所必賞命宰相議加褒賞韓文俊文克謙等奏曰唐安豊縣民李

興父被惡疾興自刲股肉假他物以饋父病甚不能啖經宿而死刺史上其事旌表其閭里令貂契丹遺種不解書乃能不愛其身殘肌饋父及沒又廬墓三年不懈可謂能盡其孝宜表里門書諸史策垂示無窮制可

徐稜

徐稜長城縣人高宗時養母不仕母發項疽請醫胗之醫曰若不得生蛙難愈稜曰時方沍寒生蛙可得乎母之病必不愈號泣不已

醫曰雖無生蛙姑合藥試之乃炒藥于樹下忽有物從樹上墮鼎中乃生蛙也醫曰子之孝誠感于天天乃賜之子之母必生矣合藥傅之果愈同縣人大將軍徐曦每說此事必泫然泣下

金遷

金遷溟州吏小字海莊高宗末蒙古兵来侵母與弟德麟被虜時遷年十五晝夜號泣聞被虜者多道死服衰終制後十四年有百户

習成自元来呼漠州人於市三日適旌善人金純應之成曰有女金氏在東京云我本漠州人有子海莊托我以寄書汝識海莊否曰吾友也受書持以與還書云予生到某州某里某家爲婢飢不食寒不衣晝鋤夜舂備經辛苦誰知我死生還見書痛哭每臨食嗚咽不下欲往贖母家貧無貲貸人白金至京請往尋母朝議不可乃還至忠烈王入朝又求往朝議如初還久留京衣敝粮罄鬱悒無聊

道遇鄉僧孝緣涕泣求哀孝緣曰吾兒千户
孝至今往東京汝可隨去即囑之或謂還曰
汝得母書已六載安知母存沒且不幸中途
遇賊徒喪身失實耳還曰寧往不得見豈惜
軀命遂隨孝至入東京與本國譯語別將孔
明歸北州天老寨尋訪之母在至軍卒要左
家有一嫗出拜衣懸鶉蓬髮垢面還見之不
知其為母也明曰汝是何如人曰予本 溟州
户長金子陵女同産進士金龍聞已登第予

嫁户長金宗衍生子二曰海莊德麟德麟隨
我到此已十九年今在西隣百户天老家為
奴何圖今日復見本國人還聞之下拜涕泣
毋握還手泣曰汝真吾子耶吾謂汝為死矣
要左適還不在還不得贖乃還東京依别將守
龍家居一月與守龍復往要左家請贖要左
不聽還哀乞以白金五十五兩贖之騎以其
馬徒步而從德麟送至東京泣曰好歸好歸
今雖不得從如天之福必有相見之期毋子

相掩泣不能語會中賫金方慶回自元至東
京召見還母子稱歎不已言於揔管府給引
厨傳以送將至浿州宗衍聞之迎于珍富驛
夫婦相見而喜還擧酒以進退而痛哭一座
莫不潸然子陵年七十九見女喜劇倒地後
六年天老之子携德麟来還以白金八十六
兩贖之未數歲盡償前後所貸白金與弟德
麟終身盡孝

黄守

黄守世居平壤府忠肅時為本府雜材署丞父母年俱七十餘有子曰賢曰仲連曰季連又有姊妹二人同爨而食日三時具甘旨先奉父母退而共食二十餘年子孫服習無小怠賛成姜融判密直金資親訪其第父母皆皓首出迎于庭止之使坐融垂涕歎曰今世士大夫間亦所罕聞豈意此城中有此孝子之門令府人具狀以聞里閭聳觀

鄭愈

鄭愈晉州人知善州事任德之子恭愍二十一年與弟愻從父戍河東郡倭寇乘夜猝至衆皆遁任德病不能騎馬愈與愻扶擁而走賊追及之愈騎馬射殺數人賊不敢前有一賊奮劒突進刺任德頻愻自以身蔽之且斬四人力戰却之任德得免愻竟殁於賊事聞授愈宗簿寺丞時又有民兄弟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陽川江同舟而濟弟忽投金於水兄怪而問之荅曰吾平日愛兄

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汝之言誠是矣亦投金於水時同舟者皆愚民故無有問其姓名邑里云

曹希參

曹希參守城人世累官軍器少尹嘗避倭寇扶其母將往京山府城行至加利縣東江無船不得渡賊追及之母謂希參曰吾老且病死無悔汝其走馬以免希參曰母在予何往

鄭愈晉州人知善州事任德之子恭愍二十一年與弟愻從父戍河東郡倭寇乘夜猝至衆皆遁任德病不能騎馬愈與愻扶擁而走賊追及之愈騎馬射殺數人賊不敢前有一賊奮劒突進刺任德頰愻自以身蔽之且斬四人力戰却之任德得免愻竟歿於賊事聞授愈宗簿寺丞時又有民兄弟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陽川江同舟而濟弟忽投金於水兄怪而問之荅曰吾平日愛兄

甚篤令而分金忽萠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汝之言誠是矣亦投金於水時同舟者皆愚民故無有問其姓名邑里云

曹希參

曹希參守城人也累官軍器少尹嘗避倭寇扶其母將往京山府城行至加利縣東江無船不得渡賊追及之母謂希參曰吾老且病死無悔汝其走馬以免希參曰母在予何往

遂與母匿田間賊獲之以槊刺希叅又將害其母希叅盡以弓馬貲產與賊以身蔽母云願殺我勿害我母賊以劒擊希叅殺之舍其母而去辛禑時體覆使趙浚馳書聞于朝遂立石紀事旌表之

鄭臣祐女

鄭氏丐達赤臣祐女也父以罪謫海州疾篤寄書其家母得書痛哭鄭時年十七在室謂母曰父死在朝夕我欲往見母曰汝父得罪

於國豈許汝往見耶曰我且請諸朝即馳至
京具狀告都堂不受鄭立門外候諸相出前
執侍中馬轡曰妾父臣祐罪非反逆遠竄異
鄉今又疾革請許妾往見諸相感泣即白辛
禑放臣祐田里

孫宥

孫宥清州吏也每因公幹出入村落一毫不
取時稱清白吏辛禑四年倭寇所居里兒女
攬衣號泣宥不顧徑走母家負而啚得免州

人敬脈

權居義 盧俊恭

權居義白川人官累副令辛禑時喪母哀毁廬墓三年又光州人盧俊恭亦廬墓三年時喪制廢壞皆服百日而除二人獨能出於流俗故國家嘉之並旌表門閭

辛斯蕆女

辛氏靈山人郎將斯蕆女也辛禑八年倭賊五十餘騎寇靈山斯蕆挈家避亂至簑補乘

舟其子息及悗推挽之會夏潦水駛纜絶舩
著岸賊追及之殺舟中人殆盡斯蔵亦被害
有一賊執辛氏下船辛不肯賊露刃擬之辛
大罵曰賊奴殺則殺汝旣殺吾父吾之讎也
寧死不汝從遂扼賊吭蹴而倒之賊怒遂害
之時年十六體覆使趙浚上其事遂立石以
旌

尹龜生

尹龜生賛成事澤之子累官判典農寺事退

居錦州立祠宇以朔望四仲俗節祭三代冬
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一用朱文公家禮考
妣祖考妣墓立石誌其忌日又於考墓立碑
墓南作齋室刻高曾以下忌日于石俾後世
不忘恭讓三年全羅道都觀察使盧嵩移牒
錦州曰今國家下令立家廟無一人行之者
龜生自未令前立廟修祀敬事祖考其孝實
為衆人之標準先王之政旌別淑慝樹之風
聲今宜旌表門閭立孝子碑給復其家以勸

諸人子昌宗紹宗會宗紹宗別有傳

潘腆

潘腆安陰縣人以散負居鄉里辛𥙷十四年倭賊猝至執其父歸腆以銀錠銀帶赴賊中乞哀請買父賊義而許之

君萬

君萬優人也恭讓元年其父夜被虎攫君萬號天持弓矢入山虎食之盡負嵎視君萬哮吼而前吐所食支節君萬一箭殪之遂拔劒

剖其腹盡収遺骸焚而葬之

烈女

古者女子生而有傅姆之教長有彤史之訓故在家為賢女適人為賢婦遭變故而為烈婦後世婦訓不及於閨房其卓然自立至臨亂冒白刃不以死生易其操者嗚呼可謂難矣作烈女傳

胡壽妻俞氏

胡壽妻俞氏未詳其世系高宗四十四年壽

出守孟州時孟避兵僑寓海中蒙古兵陷神
威島壽遇害俞恐為賊所汚投水而死

玄文奕妻

玄文奕妻史失其姓氏元宗十一年三別抄
在江華叛文奕逃奔舊京賊船四五艘翼而
追之文奕獨射之矢相接妻在側抽矢授之
賊不敢近文奕船膠于淺賊追及射之中臂
仆舟中妻曰吾義不為鼠輩所辱遂攜二女
投水而死賊執文奕惜其勇不殺既而文奕

逃還舊宗

洪義妻

洪義妻史失姓氏恭愍朝義爲上護軍趙日新作亂遣人害義于其家拔劒將斬義妻遽以身蔽之蹄叫攀援梃刃交加面目肢節多折傷幾至死義得不死

安天儉妻

安天儉妻史失姓氏天儉恭愍朝爲郎將家夜失火天儉適醉卧妻冒火入扶之以出力

不勝以身覆天儉遂俱焚

江華三女

三女者江華府吏之處子也辛禑三年倭寇江華恣殺掠三女遇賊義不辱相携赴江而死

鄭蒲妻崔氏

崔氏靈巖郡士人仁祐之女適晉州戶長鄭蒲生子女四人其季在襁褓辛禑五年倭寇晉州時蒲如京賊闌入所居里崔携諸子避

匿山中崔年方三十餘貌且美賊得而欲污之露刃以脅崔抱樹拒奮罵曰死等耳與其見污而生寧死義罵不絕口賊遂害之旁二子以去子習甫六歲啼號屍側襁褓兒猶匍匐就乳血淋漓入口尋死後十年都觀察使張夏以事聞乃命旌表其閭蠲習吏役

李東郊妻裴氏

裴氏京山府八莒縣人三司左尹仲善女也適郎將李東郊辛禑六年倭賊逼京山闔境

擾攘無敢禦者東郊時赴合浦帥幕未還賊
騎突入裴氏所居里裴負其兒至所耶江江
水方漲度不能脫投水賊至岸持滿注矢曰
而來可免死裴顧罵賊曰何不速殺我我書
生女嘗聞烈女不更二夫我豈污賊者耶賊
射之中其兒引滿又語如前竟不出遇害體
覆使趙汝具事以聞遂旌表里門

康好文妻文氏

文氏光州甲鄉人既笄歸判典校寺事康好

文辛禑十四年倭賊突入州兵倉卒不得制
文氏有二兒負幼携長將走匿忽被虜欲自
絶不肯行賊斃其頭逼令前行又逼棄所負
兒文氏知不免褁幼兒置樹陰謂長兒曰汝
且在此將有收護者兒強從之行至夢佛山
極樂菴畔有石崖高可千尺餘上有路如線
文氏謂同被虜隣女曰汚賊而生不如潔身
就死奮身而墜賊不及止之罵𢷎口殺其兒
而去崖下有蘿蔓蒲草叢密得不死折右臂

久而復蘇適里中人先在崖竇見而哀之饘粥以養居三日聞賊退乃還鄉里莫不驚嘆

金彦卿妻金氏

金氏書雲正金彦卿妻也居光州辛禑十三年倭寇剽掠猝至其家家人四竄金與彦卿奔匿林莽間賊獲金鬘頸以去欲污之金仆地罵賊大叫曰汝即殺我義不辱賊恚遂害之

景德宜妻安氏

安氏昌平人判事邦奕之女適典醫正景德宜居井邑縣辛禑十三年倭賊闌入安氏眄居里德宜時在京安蒼黄携二子與婢三人匿後園土宇賊得之欲汚之安罵且拒賊捽其髮拔劒脅之安搤口罵曰寧死不從汝賊遂殺之虜其一子一婢而去

李得仁妻李氏

李氏古阜郡吏碩女也適郎將李得仁居井邑縣辛禑十三年倭賊至執李欲汚之李以

死固拒逐爲賊所殺

權金妻

淮陽府民權金夜被虎搏家有丁壯七八人懼不敢出妻抱權金腰攎門限大聲呌號虎舍之攫牸牛而去明日權金死恭讓二年交州道觀察使報都堂旌表其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方技

蓋以一藝名雖君子所恥然亦有國者不可無也自遷史立日者龜策倉扁傳而後之作史者皆述方技傳豈非是意耶作方技傳

金謂磾

金謂磾肅宗元年爲衛尉丞同正新羅末有

僧道詵入唐學一行地理之法而還作秘記以傳謂碑學其術上書請遷都南京曰道詵記云高麗之地有三京松嶽為中京木覔壤為南京平壤為西京十一十二正二月住中京三四五六月住南京七八九十月住西京則三十六國朝天又云開國後百六十餘年都木覔壤臣謂今時正是巡駐新京之期臣又竊觀道詵踏山歌曰松城落後向何處三冬日出有平壤後代賢士開大井漢江魚龍

四海通三冬日出者仲冬節日出巽方木見
在松京東南故云然也又曰松嶽山爲辰馬
主嗚呼誰代知始終花根細劣枝葉然幾百
年期何不罷爾後欲覓新花勢出渡陽江空
往還四海神魚朝漢江國泰人安致太平故
漢江之陽基業長遠四海朝来王族昌盛宗
爲大明堂之地也又曰後代賢士認人壽不
越漢江萬代風若渡其江作帝京一席中裂
隔漢江又三角山明堂記曰舉目回頭審山

貌背壬向丙是僊鼇陰陽花發三四重親祖
頁山臨守護案前朝山五六重姑叔父母山
衛衛內外門大各三甬常侍龍顏勿餘心青
白相登勿是非內外商客各獻珍貢名隣客
如子來輔國臣君皆一心壬子年中若開土
丁巳之歲得聖子憑三角山作帝京第九之
年四海朝故此明王聖德之地也又神誌秘
詞曰如秤鏢極器秤幹扶疎樑錘者五德地
極器百牙岡朝降七十國賴德護神精首尾

均平位興邦保太平若廢三諭地王業有衰傾此以秤諭三京也極器者首也錘者尾也秤幹者提綱之處也松嶽為扶疎以諭秤幹西京為百牙岡以諭秤首三角山南為五德丘以諭秤錘五德者中有面嶽為圓形土德也北有紺嶽為曲形水德也南有冠嶽尖鋭火德也東有楊州南行山直形木德也西有樹州北嶽方形金德也此亦合於道詵三京之意也今國家有中京西京而南京闕焉伏

望於三角山南木覓北平建立都城以時延
駐此宗關社稷興衰臣干冒忌諱謹錄申奏
於是日者文象從而和之睿宗時殷元中亦
以道詵說上書言之

李寧

李寧全州人少以畫知名仁宗朝隨樞密使
李資德入宋徽宗命翰林待詔王可訓陳德
之田宗仁趙守宗等從寧學畫且勅寧畫本
國禮成江圖既進徽宗嗟賞曰比來高麗畫

工隨使至者多矣唯寧為妙手賜酒食錦綺綾綃寧少師内殿崇班李僾異僾異妬後進有能畫者少推許仁宗召僾異示寧所畫山水僾愕然曰此畫如在異國臣必以千金購之又宋商獻圖畫仁宗以為中華奇品悅之召寧誇示寧曰是臣筆也仁宗不信寧取圖拆粧背果有姓名王益愛幸及毅宗時内閣繪事悉主之子光弼亦以畫見寵於明宗王命文臣賦瀟湘八景仍寫為圖王精於圖畫

尤工山水與光弼高惟訪等繪畫物像終日忘倦軍國事慢不加意近臣希旨凡奏事以簡爲尚光弼子以西征功補隊正正言崔基厚議曰此子年甫二十在西征方十歲矣豈有十歲童子能從軍者堅執不署王召基厚責曰爾獨不念光弼榮吾國耶微光弼三韓圖畫殆絶矣基厚乃署之

李商老

李商老中書舍人仲孚之子仲孚坐與妙清

善流清州商老隨之及壯放浪逐酒徒有異
僧授以醫方商老因業醫後至京有達官患
疽商老治之驗毅宗患足疾不痊聞其名召
鍼之立愈賜綾帛超授良醞令屬内侍眷待
厚不數年遷至郎官明宗朝拜大府少卿時
筭業及第彭之緒諧承宣宋知仁進士秦公
緒陰與南賊石令史謀作亂王命内侍李存
章郎將車若松等鞫之逮繫甚多更命内侍
尹民瞻上將軍崔世輔按驗勿分眞僞皆流

海島又閉城門大索其黨商老亦以讒連逮

配島百官雖知其寃然恐怖無敢言者尋召

還復職籍内侍後拜吏部尚書商老無學術

識者譏其不稱

伍允孚

伍允孚復興郡人世為太史局官忠烈朝累

遷判觀候署事允孚精於占候竟夕不寐雖

祁寒盛暑非疾病不廢一夕有星犯天樽曰

當有飲者奉使来有星犯女林曰當有使臣

来選童女皆驗又善卜筮元世祖召試之益
有名允孚言國家嘗以春秋仲月遠戊日為
社按宋舊曆及元朝今曆皆以近戊日為社
自今請用近戊日從之王親祫于大廟上謚
冊公主亦欲與祭允孚曰大廟祖宗神靈所
在可畏公主懼而止允孚又言於公主曰天
變屢見加以亢旱請弛營繕修德弭災後如
有悔恐被不言之罪故言之公主將如元臨
發召寧樞令卜日作宮室允孚曰今年興土

功不利於人主臣不敢卜公主怒將奪官告
之柳璥諫止之宰樞遣人白公主曰寢殿材
瓦已備日官伍允孚以土工不利於王公主
世子不肯卜日乞令扈從日官文昌裕卜日
降旨公主怒欲流允孚王不得已免其官後
王以允孚不早卜日杖之允孚曰卜日者欲
避凶就吉也貿而消之不如勿消臣寧就戮
不敢阿旨火星食月允孚與昌裕泣白王曰
火星食月非常之變豈飯僧事佛所能禳乎

願愼厥施爲以消災變於是永直言罷造成
役徒允孚語典法摠郎朴仁澍曰司中事何
稽滯之多也仁澍曰内教判旨如雨安得不
滯允孚以告王王使語仁澍曰我非偏聽右
其人凡有告者欲令有司早剖决故命之耳
豈爲私耶仁澍對曰若不下判旨内教而臣
等容私聽理則罪當死矣一日龍化院池魚
死浮出莫知其數允孚言歲甲戌東池有此
怪而宫車晏駕請王修省順昌宫災王召允

孚昌裕曰卿等嘗言當有火災何以知其然也對曰天譴章章此火猶為少災也允孚又言天變可畏請設消災道場王曰天漸寒今將徃南京還當行之世祖親征乃顔王率兵助征行至平壤先遣柳庇既行使允孚卜之對曰某日庇必還而殿下亦自此返旆矣至期登聖容殿後岡北望久之戲謂允孚曰汝卜得無謬乎使左右執之允孚進曰今日尚未昏可小待有頃驛騎揚塵而来果庇也庇

至曰帝平乃顏罷諸道兵王益信之允孚因星變白王曰星變不利於王公主王問所以禳之對曰百姓無冤可以禳之不若罷全羅慶尚二道王旨別監及公主食邑王只罷公主食邑以其布帛歸左倉充百官俸允孚性切直每因災異言甚懇至時政有可言卽入諫不聽涕泣固爭期於必從王憚之常告朔于奉恩寺且拜且泣曰太祖太祖君之國事日非矣因嗚咽不自勝其誠懇類此爲人貌

醜寡言笑公主嘗謂王曰何故數引見此人
王曰允孚吾之崔浩貌雖醜不可棄也後公
主頗改容禮之嘗自圖天文以獻日者皆取
法焉官至僉議贊成事致仕卒

薛景成

薛景成雞林人自言弘儒侯聰之後世業醫
精其術初補尚藥醫佐累遷軍簿摠郎驟陞
同知密直司事轉知都僉議司事致仕忠烈
每遘疾必使景成治之由是有名元世祖不

豫遣使求醫安平公主賜裝錢及衣二襲遣之用藥有効世祖喜賜館廩勅門者時得出入至使圍棊於前親臨觀之留二年告歸世祖賞賜甚厚且曰得無念室家耶汝歸挈家以來景成還欲與妻行妻不可乃止未幾世祖召之自是數往還世祖遇之益厚前後所賜不可勝紀成宗寢疾又召之因留元忠宣受禪韓國公主妬趙妃誣妃父仁規罪元遣使鞫問以景成副之景成不與用事者通特

加贊成事致仕卒年七十七景成身長美風
儀性謹厚雖見知天子蒙幸國王未嘗爲子
孫求恩澤亦不治産業子文遇登第官至成
均大司成

宦者

高麗閹人其本系非賤則賤隸也高麗不用
腐刑在襁褓爲狗所啗者皆是然但備宮闈
永巷之任而已不得拜叅官其慮深遠矣毅
宗時鄭誠白善淵始用事然誠之爲祗候寧

相臺諫固爭而不奉旨蓋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齊國公主嘗獻數人於元世祖頗得執侍閨闥出納符藏有奉詔來使復其家官其族恩寵至厚於是殘忍僥倖之徒轉相慕效父宮其子兄宮其弟又其強暴者小有憤怨輒自割勢不數十年間刀鋸之輩甚多元政漸紊閹人用事此輩或官至大司徒者遥授平章政事者其次皆爲院使司卿姻婭弟姪並受朝命第宅車服僭擬卿相富貴光榮漢南

閹人所不及國家每有奏請必頼其力故忠烈之世已有封君者忠宣久留于元數出入三宮此輩因與相狎多有請謁王擇其尤近倖者皆封君賜爵餘皆拜檢校僉議密直由是舊典盡壞而熏腐未燥者亦輕視本國如伯顔禿古思方臣祐李大順禹山節李三眞高龍普等皆反吠其主讒譖構禍言之可謂痛心恭愍在位日久猜忌大臣以群小爲耳目倚任閹寺至列於經邦論道之位坐廟堂

議國政而麗之社稷亦不久矣可不戒哉作
宦者傳
鄭誠
鄭誠仁宗時爲內侍西頭供奉官以毅宗乳
媪爲妻毅宗即位賜甲第一區授內殿崇班
王封德興宮主設曲宴右諫議王軾見誠帶
犀譏臺負曰此而不彈臺官無目者也御史
雜端李緯升作色曰君安知不彈耶即令臺
吏李份取其帶誠以賜物不肯與份强取之

誠訴于王王大怒命內侍李成允執份份走
入臺門乃執他吏閔孝旌以來中禁扒奴等
毆縛之因宮城所王不悅罷宴解所御犀帶
賜誠下孝旌刑部獄臺官知王怒未霽還其
帶于內侍院內侍執事韓儒功曰汝既取矣
何用還爲遂却之往來再三而後受之臺諫
伏閤論成允等王不聽臺諫杜門不出王黜
成允儒功等五人諫官不出臺官出視事尋
以誠權知閤門祗候臺官以宦者忝朝官無

古制爭之不聽臺官又不出王召諭之曰已
叔誠祗候制矣臺官拜謝而退誠惡之密誘
人誣告臺省及份等推戴大寧侯暻爲王按
問不驗宰相諫官伏閤奏誠以私怨謀陷臺
諫罪不可赦論請不已乃罷其職黜之無幾
還復充內侍郎將崔淑清密謂左僕射權正
鈞曰鄭誠與承宣直門下省李元稹等乘勢
弄權吾欲誅之何如正鈞即以聞流淑清于
遠島未幾復誠權知閤門祗候王命右承宣

左諫議大夫李公升督門下省署誠告身宰
臣及諫官論執不可公升往來再三王曰卿
等不聽朕言朕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平章事
崔允儀右諫議崔應淸元膺公升等不得已
署之給事中李知深司諫崔祐甫崔景義獨
不署伏閤力爭左遷知深爲國子司業祐甫
尙舍奉御景義殿中內給事誠自是得列搢
紳權寵日盛多樹親黨引官奴王光就白子
端爲羽翼蔽王耳目交搆讒誹陵轢朝臣侵

漁閭巷宰相臺官畏威脅勢含嘿不言誠第
在闕東南三十步許廊廡凡二百餘間樓閣
崢嶸金碧交輝僭擬宮禁宦寺亂法莫盛於
斯王召知御史臺事李公升等督署誠告身
公升不奉旨知門下省事申淑率諫官上疏
曰鄭誠之先在聖祖開創之時逆命不臣錮
充奴隷區別種類使不得列於朝廷今授誠
顯任以太祖功臣之裔反僕役於不臣之類
有乖太祖立法垂統之意請削誠職凡與誠

結黨者亦降為庶人王大怒還其疏諫官伏閤二日竟不得達左正言許勢修揮淚太息棄官而去復召臺諫督署之公升又不奉旨淑上疏力爭王不得已降制削誠職布告中外頃之復其職誠嘗饗王仍獻衣充儀元膺等侍宴樂聲聞外聞者莫不嘆息曰權在內豎矣

白善淵

白善淵本南京官奴毅宗嘗幸南京見而悅

之獅為養子宮人無比亦官婢也嬖於王善淵狎之頗有醜聲善淵與王光就常出入王卧内專擅威福胥吏秦得文等二人如奴隷得拜寶城判官以竹造几案及函獻之王悅召為内侍内侍金獻璜亦諂事善淵者也御史臺劾奏削其籍廣州書記金鏐歛民財買珍玩器皿重賂宦者於是善淵王肅恭薦屬内侍禮成江人賂善淵肅恭榮儀請以禮成為縣善淵等勸王遊幸於江江人歛民白金

三百餘斤爲奇技淫巧王欲觀水戲命内侍朴懷俊等以五十餘舟皆掛彩帆載樂伎綵棚及漁獵之具張戲於前有二人作鬼戲含火吐之誤焚一船王大噱善淵嘗准王行年鑄銅佛四十畫觀音四十以佛生日點燈祝釐於別院王乘夜微行觀之又於萬春亭構延興殿靈德亭壽樂堂鮮碧齋玉竿亭沿澗植松竹花草王每汎舟南浦爲流連之樂皆善淵懷俊劉莊等從臾而成之也

崔世延

崔世延怒其妻悍妬自宮為閹宦者陶成器方得幸於忠烈及公主世延附之得入宮闈寵幸過成器不數年與成器俱拜將軍二人倚勢橫恣王嘗幸奉恩寺還世延馳馬出入伏前上將軍李貞止之不聽監察司畏不敢劾中軍都領乃西班要職必歷諸軍都領而後得補世延超授其兄世安諸軍都領指諭等白王爭之王亦不能改也世延買贊成趙

仁規家嫌其隘陋更起樓於後洞樓近闕公主望見謂世延曰此忌方不宜犯之世延不從公主怒曰仁規寧相不以爲陋汝一小竪耳不聽予言益廣其居耶命左右批其頰枷脰囚巡馬所尋釋之世延擅權用事多受賄賂臣僚升黜多出其口雖宗室宰輔不敢逆其意郎將金弘秀與張良庇訟奴婢于典法良庇度自屈盡以其奴婢四十餘口贈世延世延遇弘秀慢罵之弘秀亦慢罵世延譖王

下弘秀典法獄佐郎沈愉阿世延意盡奪弘秀奴婢流海島弘秀面叱愉曰爾為法官阿附小人乃流無罪之人而奪奴婢耶愉慚屈世延又奪內侍朴樞奴婢二十餘口又誘良民康桂為奴桂不肯世延托以盜鈔十錠徵銀瓶十口桂貸銀瓶四口納之匿上將軍車信家世延謂信曰君何匿康桂信曰桂苦爾徵督貸我銀瓶四口償之十錠鈔價已足復欲徵乎世延白王請以巡馬軍搜捕王許之

遂與世安到信家捕之急信詣王宮具言其
故時忠宣爲世子大怒數之曰汝奪弘秀及
樞奴婢流弘秀罪一也多畜猘犬噬殺壽興
宮婢宮主請汝毋畜猘犬汝厲聲曰宮主餘
生幾許禁我畜犬至使宮主泣下罪二也盜
內府財物罪三也雜以銀銅私鑄瓶罪四也
歆奴康桂侵擾車信家罪五也此特大者耳
餘不勝數世延抗辨辭頗不遜世子白王曰
世延多行不義流毒一國宜竄逐以懲其惡

世延嘗父事卬侯王納侯言有難色世子泣
固請侯怨世子世子叱侯曰宰相腹大如甕
者世延酒肉充之耳汝與世延同惡相濟此
奴輩當置一鑕世延知不免詭言曰願一言
於公主而死蓋欲詐王陰事以圖免也且曰
我則已有罪成器有甚於我公主大怒杖成
器并世延因巡馬所成器癡騃無知姦不如
世延成器謂世延曰我嘗薦汝今反譖耶誰
曰畜犬反噬汝之謂也於是籍沒成器奴婢

田莊資產銀瓶至七十餘口世延以侯故不
籍產唯弘秀奴婢屬妙蓮社樞奴婢屬內房
庫世延盡以財寶與侯曰願免我配島侯以
為若受賂不能救恐世延復用有異圖遂白
王流世延成器于遠島未幾俱召還世延從
王在元日令衛士拾馬矢以備行廚爨柴人
皆笑之宮人無比泰山郡人柴氏女選入宮
王之往来都羅山必從之為留連之樂人號
為都羅山寵幸方隆其附托者縱暴中外世

子甚疾之自元來奔公主喪白王曰[illegible]知
公主所以致疾乎必內寵妬娟者所爲請鞫
之王曰且待服闋世子使左右捕無比及其
黨世延成器將軍尹吉孫李茂少尹柳琚指
諭承時用宋臣且內僚金仁鏡文玩張祐中
郎將金瑾閹人全淑方宗氏宮人伯也真因
之鞫無比巫蠱事巫女術僧皆服稍得呪詛
狀斬成器世延淑宗氏瑾無比伯也真流其
黨四十餘人國人震慴時宦者寵盛人皆歆

慕多自宫者監察司錄事崔成爲官所答辱
遂發忿自宮又昌寧縣民爲造成都監役徒
被徵銀不堪其苦至世延家前亦自宮

李淑

李淑小字福壽平章郡人母太白山巫女淑
有寵於忠烈封璧上三韓正匡平章君選入
元爲太監王有所奏請淑有功王待甚厚嘗
奉御香來請以愛妓子鄭承柱爲内乘別監
王既許猶不用以淑將徃金剛山設宴邀之

淑怒不至王更許之乃至後與王惟紹謀廢
忠宣王立瑞興侯琠事在惟紹傳

任伯顏禿古思

任伯顏禿古思尚書朱晃家奴也自宮爲閹
忠宣時封庇仁君黨緣事元仁宗於藩邸倿
險多不法忠宣深嫉之伯顏禿古思知之思
有以中傷以仁宗及皇太后待之厚不得發
嘗無禮於忠宣忠宣請皇太后杖之又以皇
太后命刷其所奪人土田臧獲歸其主怨恨

益深及仁宗崩皇太后亦退居别宫伯顔禿
古思益無所畏厚啗入思吉百計誣譖之英
宗遣使復給田民竄王于吐蕃伯顔禿古思
談訴不已禍幾不測賴丞相拜住營救得免
忠爾十年伏誅其兄瑞初名丐文伊以身故
嘗爲察直副使至是聞其誅懼而逃乃籍其
家

方臣祐

方臣祐小字小公尙州中牟人忠烈時給事

宮中從安平公主如元謁祐聖皇后因留之
賜名忙古台宣宗授掌謁丞加泉府大卿武
宗朝事壽元皇太后與聖宮改將作院使進
平章政事忠宣時遼陽行省右丞洪重喜誣
訴王不奉法恣暴等事于中書省請與廷辯
中書省以奏王甚憂之臣祐白壽元皇太后
曰重喜高麗逋民也敢肆誣妄謀覆宗國罪
已可誅顧令與王對辨耶皇太后悟言於帝
勅中書毋令對辨杖重喜長流潮州元遣臣

祐来監書金字藏經皇太后送金薄六十餘錠臣祐聚僧俗三百人寫之開城判官李光時以其女妻為臣祐轉藏經于神孝寺為皇太后祈福令攸司放因繫攸司知臣祐挾私不肯放强之再三乃放初臣祐入國境郡縣守宰皆被罵辱至有受杖者其降香諸道也提察守令抽斂民財贈遺甚厚全羅提察使李仲丘贈以紙臣祐不受因折辱之王封中牟君臣祐又事泰定皇有寵除太子詹事改

改徽政院使後加儲慶司使朔方藩王入驢
迷思平衆歸元元將處之鴨綠東臣祐奏高
麗地狹多山無所田牧北俗必不樂居徒令
東民驚動耳帝然其言而止又嘗欲立省于
本國臣祐白壽元皇后事遂止由是忠肅亦
厚遇之封上洛府院君賜推誠敦信亮節功
臣號其父得世本中牟縣吏也以其子故起
家爲管城縣令不數年拜尚州牧使妹壻朴
侶以田夫暴貴驟陞至僉議評理侶子之貞

聚還摠郎典書僉貲婪不法人皆嫉之臣祐事
元七朝二太后叅掌機密累賜貂裘珠衣冒
金玉七寶腰帶江南腴田四千畝黃白金寶
鈔不可勝計忠肅十七年乞退東歸修禪興
寺極其壯麗忠惠後三年召還于元明年死

李大順

李大順蘊忝縣人入元得幸用事忠宣陞蘊
忝爲泰安郡封大順泰安府院君嘗娶章得
儒女與永平宮爭奴婢白于帝下制令讞部

決之時典書金士元散郎李光時主其案不與韋氏大頎怒使八扎等稱制杖流士元等郎將白應丘奉使全羅道奪大頎所占人戶大頎又使李三真稱制問之囚應丘于行省其恣横類此其家公世仕本國為元帥又判三司事初忠烈如元大頎請于帝詔王以公世為別將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與焉賜大官羊上尊酒令大頎自白于王王曰汝兄校尉耳越散員而授別將非舊例也大

順不敢復言後聞帝言乃授之公甫亦其身也以田夫暴貴至僉議評理封泰安君方臣祐嘗奉帝命來宴寧樞會昊天寺酒酣公甫及臣祐妹婿朴侶皆起舞臣祐謂公甫曰能為我為若故戲乎公甫即為扶耒耕田狀一坐大笑三真亦得幸于元遥授平章忠宣封淮陰君恃勢縱暴其降香諸道守令微有過輒杖之嘗謁淑妃妃宴慰甚厚賜銀瓶二十口令買其父第

禹山節

禹山節忠肅時封豊山君忠宣除其父碩春州府使令養賢庫資贍司及諸宮司出銀有差以贐之山節嘗娶金牧卿女牧卿爲密城副使察訪別監朴淑貞劾牧卿貪暴罷之牧卿憑山節勢干謁兩府復之任

高龍普

高龍普入元有寵拜資政院使忠惠封完山君以帝命來賜王衣酒月餘元遣朶赤別失

哥等托以頒郊赦詔来王欲托疾不迎龍普曰帝常謂王不敬若不出迎帝疑滋甚王率百官聽詔于征東省朶赤等蹴王縛之王急呼高院使龍普叱之朶赤等執王馳去令龍普整理國事龍普遣人捕王之侍從羣小朴良衍林信崔安義金善莊承信等十餘人囚之宗明理趙成柱尹元祐姜融等素與龍普善故免龍普與省官奇轍等封内帑既而如元忠穆即位賜十二字功臣號龍普在帝側

用事天下疾之御史臺奏曰龍普高麗煤塲
人席寵怙勢作威作福親王丞相望風趨拜
招納貨賄金帛山積權傾天下恐漢之曹節
侯覽唐之仇士良楊復恭復起於今日請誅
之以快天下之心帝放于金剛山尋召還後
復還國龍普嘗殺無辜典法司欲治之龍普
乃辛裔妹壻佐郎崔仲淵裔之門生正郎姜
君寶裔之同年友以故疎放之趙日新之亂
逃匿免死遂為僧在加耶山海印寺恭愍遣

御史中丞鄭之祥斬之世傳忠惠之執龍普
為内應故有是刑
金玄
金玄恭愍時紅賊入寇從刑部尚書金縉率
數百騎自祥原郡從間道擊賊于西京猝遇
賊三百餘人殊死戰斬百餘級録功為二等
宦者數十人同署狀要賞名多僞署玄實首
謀王察其姦欵杖之時宦官勢盛相與力救
得免尋封延城府院君録扈從收復與王侍

衛切俱為一等玄貪汚巧詐外飾勤恪善為
承迎辛禑立益見寵幸且為明德太后所信
任悉管機務用事于中女謁公行每銓注玄
輒至禑前予奪無忌嘗在禑側踞傲近臣啓
事禑未及言玄先擅斷決一日禑視事玄喧
鬨禑罵曰汝是家奴何不敬乃爾玄默然及
般若獄起大司憲安宗源等上疏曰玄專摠
內事不能防禁使般若直入宮闈驚動太后
以駭觀聽乞下攸司鞫問科罪乃流玄于懷

德縣

安都赤

安都赤恭愍十二年賊犯行宮興王寺斬守門者徑至寢殿殺宦者姜元吉宿衛皆奔竄宦者李剛達負王從牖出走都赤貌類王欲以身代王遂卧寢内賊認爲王而殺之

申小鳳

申小鳳從恭愍入元宿衛凡十一年及王即位除大護軍錄隨從功爲一等還上護軍後

封寧原府院君魯國公主薨小鳳守陵喪畢賞其勞賜忠勤節義翊衛功臣號拜密直使商議會議都監事命百官迎于迎賓館是日松嶽崩時議以為祖宗之法宦者不得受參官今毀舊法置之巖廊國鎮之崩未必不由是也轉僉議評理卒官庇葬事特賜謚忠僖

李得芬

李得芬有寵於辛禑位至賛成事貪饕納賄多行不義與同知密直睦忠誼毀李仁任崔

瑩宰樞臺省會議白禑曰得芬嘗提調普源庫收田稅入其家又奪養賢庫田使不得養士多歛人財奪士田又嘗迎侍元子於其家私改乳母以結私黨是非人臣所得爲也僭亂之禍自此萌矣禑然之流得芬于鷄林籍其家黜假子宦者鄭鸞鳳等二十人又流忠于安東先是睦仁吉奪養賢庫田在延安府者百餘結仁吉死得芬又奪之至是成均館上疏請復屬養賢庫從之

金師幸

金師幸初名廣大得幸恭愍累遷判内府事性傾巧逢迎王意大起正陵影殿之役極其侈麗由是財力耗竭民不聊生王薨論以媚惑先王興工役没爲益州官奴籍其家辛禑立釋其罪給告身恭讓朝判内侍府事王欲御經筵師幸止之曰日月多矣一日不講無害於政又以佛教導王曰佛氏之教不可誣也均是人也或爲天下主或爲一國主至於

庶人貴賤不同者無他前世修善有厚薄故也憲司劾宦官金師幸金光富以巧佞得幸玄陵流毒生民不宜在左右請黜之諫官又上疏論之皆不聽自此以後入 本朝

酷吏

古者任人而不任法中世始專任法法令滋章而酷吏出焉有論其害比之猛虎者豈過論乎高麗以寬厚為治刑無慘酷及其中葉多故以來倚用辦事之吏而殘酷之風始興

舊史逸而不備今得二人作酷吏傳

宋吉儒

宋吉儒性貪酷便佞起於卒伍高宗時謟事崔沆爲夜别抄指諭每鞫囚必縛兩手母指懸梁架又合繫兩足母指縋以大石去地尺餘熾炭其下使兩人立左右杖腰膂囚不勝毒輒誣服累遷將軍尋拜御史中丞有司以系賤不署告身沆强逼乃署加大將軍爲慶尚道水路防護别監兼夜别抄巡州縣督

民入保海島有不從令者必撲殺之或以長
繩連編人頸令别抄等曳投水中幾死乃出
稍蘓復如之又慮民愛財重遷火其廬舍錢
穀死者十八九又奪人土田財物朘削無厭
按察使宋彥庠劾報都兵馬使其黨金俊等
私謂大司成柳璥侍制柳能曰吉儒吾所善
按察劾書已至都堂若遽發𫉬難營救吾
將乗間白令公庶可免願圖之令公指崔竩
也璥等以俊兄弟昵於竩不得已陰戒堂吏

停稟咺舅巨成元拔聞之以告咺怒流吉儒于楸子島罵璥能俊等曰吾以爾輩為腹心何專擅若是耶皆俯伏待罪及俊誅咺吉儒訴彥庠於俊謀害之王以彥庠嘗有功命赦之吉儒官至尚書右丞暴得足瘡潰爛而死

沈于慶

沈于慶宜寧縣人性深刻辛禑時為雞林判官晉州人中郎將鄭覃無子養晉州牧事李仁敏兒為子年六歲墮井死仁敏意覃族人所

為遂訟于鷄林于慶繫單姪汝諧希範鞫之劉廷瀧以油加烙烙極慘酷府尹尹承順謂于慶曰此輩榜訊踰年尚不承當更鞫之汝諧希範聞之曰吾此輩死乎遂亡去獄吏捕之于慶曰汝若無辜何用逃為汝必殺此兒復鞫之尤慘汝諧希範誣服曰從姊姜乙恭妻實知之于慶執乙恭妻訊之又酷或盛石革囊亂擊口耳牙齒皆折落于慶謂承順曰吾今得情矣乃殺乙恭妻又窓直朴天常嘗過

鷄林承順置酒慰之有進士李桂芬等二人
見賔校環列譏之曰鄉徒宴也承順門士以
告承順怒囚桂芬等及見代以其事屬于慶
于慶裂足炮烙二人尋死承順聞之慘然盡
逐其門士國俗結契燒香名曰香徒相與輪
設宴會男女少長序坐共飮謂之香徒宴









